正誼堂全書

ロ仁13
743
87

門仁13
號743
卷87

真西山集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原序

儒者有明體達用之學而道之行否因乎其時故孔子以用行舍藏許顏淵而孟子論聖之時亦以仕止久速爲言蓋進退不失其正非聖賢不能也乃若立乎人之本朝則必思行其道道有時而未可行則益求其所學不汲汲於進用而爵祿不能動其心不戚戚於退處而道德益以充其養人以告其君責難陳善竭忠盡而無所隱出以治其民己飢己溺勤撫卹而不憚煩學術正大足以繼往而開來文章純粹足以信今而傳後若是者朱文公而下惟西山眞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去文公未遠其學一以文公爲

宗自韓侂胄以僞學錮善類禁絕近代大儒之書先生獨
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使正學復明於世者先
生之力居多既登仕路慷慨建白時史彌遠當國先生知
道未可行見幾引退力請補外宦游所至講荒政以救民
授方略以平寇率屬訓士皆本所學以見諸實用理宗即
位召見首明三綱五常爲立國之本勸帝修德講學其言
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上皆嘉納而當國
者忌其異己出力擠之先生從容歸益充所學修讀書記
以爲人君爲治之門於進退閒蓋綽綽乎有餘裕矣既而
理宗思其賢復召用之乃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
之道以爲敬者德之聚盤游玩好皆足以害敬其啓迪君
心者無一不出於聖賢仁義中正之旨先生之道雖未大
行而觀其所學豈不卓然有體有用得孔孟之心傳可以
繼文公後而成一代大儒也哉先生初登進士第復中博
學宏辭科其爲文俊贍淵亮粹然儒者之言前後奏疏甚
多皆切中當世要務余竝錄其可誦者著於篇與學者共
習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
城之正誼堂

本傳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遷博士入對言日者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兼禮部郎言敵有必亡之勢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悟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疏胄擅政十有四

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眾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文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料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爲便民之策乎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爲精兵時吏彌遠一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即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淳熙閒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

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
成楊簡以儒學旌蔡申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
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以廉吏德秀曰知袁州
趙汝夔廉吏也上擢汝夔為監司汝夔具表謝幷言崔與
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因經筵
待上於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
桷當如二祖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
子可以維持此心宣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
進鯁言上皆開納而彌遠益忌之給事中王墅御史梁成
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
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知泉州
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聲動地金滅京
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
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
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
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
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
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
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謚文忠德秀長身廣
額容貌如玉見者以為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

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
嘗驚傳倾洞奔擁出迎曰眞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聚觀衢
巷填塞時相益忌之以故排擯不用鄭清之挑敵兵民死
者數十萬杜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奸玩愒之
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
誤代爲庸醫受責昔亦甚矣自佗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
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
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天下後世云

眞西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詔

上殿奏劄

直前奏對

辭起居舍人狀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

薦洪運管等官狀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
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㝢乞
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畀祠祿不允詔
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
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
詔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
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
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
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
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乞
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
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
里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
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鉛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矩堂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政和縣修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居思堂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送王察推序
邇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送全永叔序
送吳斯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序

孝經集義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大學衍義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卷之四
說　銘　題跋
潭州示學者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詹宗楚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吳仲本字說
綱齋銘
東坡書歸去來辭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畫師帖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鬼
武加重毛太筭客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眞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曹唐溺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辟地集

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曾宣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卷之六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除校書謝丞相啓
賀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游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史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憲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通浦城陳宰啓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回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劍樂語啓
通福建王帥啓
賀鄭丞相啓
除福帥謝丞相啓
回楊知軍啓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卷之七

文

泉州科舉謝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咨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爲招司作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諭俗文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辰文

卷之八

墓誌銘　祭文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祭譙大卿文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祭果州李郎中文
祭詹大卿文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晉江陳石鍾校

奏劄

上殿奏劄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竊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

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開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鈍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

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皁隸稍握寸
權則輻輳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
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
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
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
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
陛下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尋得旨依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
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
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
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
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
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
論勝而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
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
蹈諂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
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
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
黜諫臣蓋朋黨諂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

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
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爲
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
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
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
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
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
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
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
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
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
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
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辜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有曰憸
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目謂足以梗言路矣而
仁宗尋卽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
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
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
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
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

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一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必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朕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眞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選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叨攝禁林首尾四年

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
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況今
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
俾某姑仍舊少寬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
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　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
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
司帥臣同加按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
爲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卽不得已常材備
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
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
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
深遠節操清高早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卽上祠請
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
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
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爲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
學識素爲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旣深知其
爲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
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卽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

敎葢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幷申尙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實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爲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衢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常以政最剡聞於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悃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鄉爲鄂州錄參日其年尙少已爲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潛幕宣力最多賑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己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開倉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實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

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幷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
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爲重鎮者金陵宣城
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爲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
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衺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
大抵亞於金陵故爲親王執政優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
年閒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
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
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己奉
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
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
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
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爲暴橫淸修之譽蔑聞纖毫
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
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
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爲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
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旣嘗敗績

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
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
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
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家治此破蕩
者甚眾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鋤除斯民浸有生
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凶暴尤
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害
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
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眚難廢不幸
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
聖朝拔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
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
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
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
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盩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
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甿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盩國爲破落州郡非
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
實若量入爲出自足支吾使爲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

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爲伏乞睿照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愈愈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國憂君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閒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

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蹟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麤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

詔

敕具悉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於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況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敎於鄉里孰若優游在列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咈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 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羣乞畀

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誹而不懾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宧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强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慊難以勉從所請宜不允奏劉云以大耗之事任云云强弩之勢既盡雖宵編有所不能駑馬之力已疲惟聞鉦則以爲喜

賜申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己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於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共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尙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敕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眛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

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儀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那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閻史魚之風蓋考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罔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

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遲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於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爲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欽然宗之高臥十年肯爲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爲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

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必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

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
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況昔者三
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
臻於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爲魯國
之鎭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塵冀請
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
趨率皆强勉十目所視一心靡盜知同召之
三人今惟存於隻影靦顏在列歸夢無形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詵乞還
敕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
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
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
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
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乎當毋愛一身之勞
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
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爲朕來矣顧不能舒
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

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爲寧如燕閒之樂此蘄去之章所以屢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爲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達乞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韞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

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晝年
肅至而求歸既非眇沖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
志尚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暘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悉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
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撰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故
嘗即其議論之間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敭裕德宇
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爲天下之
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
不隨雖得爭臣之體僉諧既允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
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
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爲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欽定四庫全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范鑾華韻笙覆校
侯官[illegible]晛分校
[illegible]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閒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

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將爲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麤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而覺

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乃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閒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汎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眾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

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
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
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
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
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
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
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
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
事之意而庳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
謀於帥守莆田劉公渠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
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
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眡太息亟
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
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廡祠先
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
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榷入之取征榷錢三萬佐
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試
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侯教育
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
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

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
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
學而非事於乎斯言至矣試相與闢繹其義可乎蓋古者
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
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麤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
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卽性
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
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
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
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
者壹以爾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
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
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三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
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
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鈞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
勤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琱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
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
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
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
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剡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匪有志於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於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

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窺言亡補其尚戒之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爲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刱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

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淸淨寂滅之敎行乃始以日用爲麁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飮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敎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鎭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莅焉治敎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

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
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
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
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
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
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
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爲是則二君子之罪
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子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
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
故其立朝盡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
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盡以抶笞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
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
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
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
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
朘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
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蹺今君乃能揭
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勇析其義至

矣盡矣而尚奚子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强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强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窮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

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爲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卽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寔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子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屩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傁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羹胾曰吾不肉食叅年矣眡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旣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騖勢涂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乎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聞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黨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貿營之若不可已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

爲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爲之蹙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阨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耶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眞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嘗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稚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閒之其不壅閼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

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卽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卽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本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循環無閒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

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眾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

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鄰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矣辛跅跼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眞有愧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賜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存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濫賴是得亡獲罪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愧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蹙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蹙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

其不善者疾之若讎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己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禍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顧豈少耶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龔爲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六年一本作五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驩

驩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瑣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椎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

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歉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繢輝奐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敎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擧而爲義塾聚英才敎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謀地於圍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

載經載營中爲堂一㪷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粤十
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
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
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
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實
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
德實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
傳以進修之義焉古者聖人以君師爲己任故其修道之
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
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
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
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
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
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爲之目所以使人各因
其材而人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
已爾於後顏曾思輿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
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爲智力
行以爲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
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
去自是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

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

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
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
待後日而闔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
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魏公則又草
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
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閒
秦丞相始顓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讎朱范二公以
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
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讎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
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閣
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
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
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
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
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
意也西山眞某聞而歎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
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浚厲蓋自眡如李謫仙之流意其
不屑州縣閒事也一旦爲令卽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
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爲迂
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迺

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敎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眞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敎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敎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以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

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生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

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孚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

氣之決驟軼於奔馹敬則其衝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而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紱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蓑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磵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籙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於朝匄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眞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

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郁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郁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奥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卽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眞某記

建陽縣復賑糴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無策則勇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閒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旣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嶷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

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
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始諸侯之糴也
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
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
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緡
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
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
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
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
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
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戚漠焉不以槩諸心
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
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
居爲之弗寧一夫罹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圄
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窃
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
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
猶戚歎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
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
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廩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

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
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
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子志其事子聞侯書其
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畱飯盌耳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
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子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
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
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
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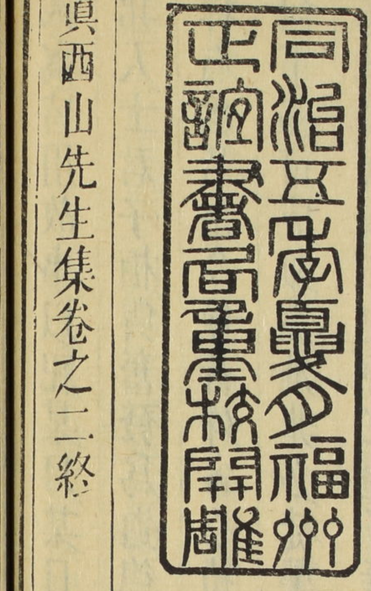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
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
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
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
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
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
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
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具存鄉人
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
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
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

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
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
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塋域所
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
歸自嶺南一寄寤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
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
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
侯與慈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
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
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宅之
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
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
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
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
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
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
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
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
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
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

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眞某記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鼇齋覆校
閩縣王祥儀肅如分校
閩縣黃則伊子莘分校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序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子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斂然自下願聞爲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麤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達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

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旬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游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南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齎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

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子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闡其祕奥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强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閒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

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耆生之閒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眞某序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迹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

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倚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蔽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

其植立之庳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忘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眞某序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畀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實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眡物其閒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咈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狠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

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猱服狙之戒讀者爲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眠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醨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於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於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於誼而衷於利者眾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盡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眾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眾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懼然自咎者蓋涕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

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效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教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溯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蘄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民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迹於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眞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槀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於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蹠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爲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爲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已足方且移畸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貿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顓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蹠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

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閒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東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寧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據正而不嫉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

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楊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乎其亦謹所擇哉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閒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膴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諸侯百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閭衣燠寒抑搔痾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

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詩諸詩幽憂憤歎甚者譴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膴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甲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蓴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

予懼其安焉而弗之遐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愴愴焉斯立壞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視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日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迫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嫗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罳瓚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閒而言論風

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蔽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

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偶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篇末與朋友共講云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粟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

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襲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襲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眞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游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莅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廬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廬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子聞之歟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聲幌其艾以干祿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江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

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其學者進而教之日恐誠達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闔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莫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

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竊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說命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　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覩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險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

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　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治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敎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敎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　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屛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昧敢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褒衣剌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眾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於吉歲在乙丑君其以祠學策勳乎予俟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歷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

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予其是以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敘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敘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勳業與窮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儈儒其孰賢而劉蕡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

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府正誼書院藏板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三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范繼聲韻笙覆校
閩縣曾兆霖意齋分校
福州涂振新銘三分校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紱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願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

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觀其
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
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幹曰仁義
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
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
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
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
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
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
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

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
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
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
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駔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
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
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
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
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人也石子曰學者學
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
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荼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瑢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爾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

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盡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閒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

軍交綏劘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
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鏌邪而烈於
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
求仁莫先乎克已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
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
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
只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
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
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子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爲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
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爲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
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
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
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
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
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卽
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
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

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誡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攻曰吾將以法蕭何也子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命之曰模及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爲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爲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爲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

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地窮眾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其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他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睥世俗迫隘若不足容則慨然曰天地閟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爲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予尚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爲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

其循名思義顧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爲大子不爲子願焉

銘

綱齋銘爲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絅衣裳錦褧裳有美於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己之功無與乎外襮焉戒惕於隱於微我欲亡愧匪蘄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倣緇中闷文錦外張敦知聖門同愚參魯撲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孟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

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書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眞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顚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閱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經見也懼爲先生累矣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痼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呼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閒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繹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

及之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榦勉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褊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王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攖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爻復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吳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徜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愚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

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喜脾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蒿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游江淛閒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富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顦顇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

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
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
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
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
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
聖人之經亦亡異指眛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
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
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
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躐瀾從其
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諳於
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
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
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
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
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
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
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稿凜凜然精忠
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

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眞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纍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顓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開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琱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卽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款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攀觴命侶風流嫻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於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
物亡閒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
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於女
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一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
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
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
再拜而書其後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
削之耶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
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
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
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
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
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
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
之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擧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於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卽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糴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掛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擧進士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熠僚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糴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

之閭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願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與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幄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擢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卿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爛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
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蜪興歐王曾蘇
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
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
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
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
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
使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
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
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
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
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
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
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
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
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

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眞可敬卽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日爲仁後日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己備故耶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至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子屛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閒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麤淺不知理卽用用卽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於末編以待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贍忽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琱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於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仁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自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

初元夏至前　日建安眞采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辟地集

黃君辟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同治五年重刻福州府志周厚堉

正誼書舍藏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林　啓迪臣分校
閩縣王鵬玉鵬十分校